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童年夏天的回忆多半是在凉席上,夜晚占据时间总量的三分之一,自不必言,白天有午睡,还有很多事,都是躺在凉席上完成的:看书、看电视、吃西瓜、叠衣服、闲聊、听单田芳的说书……毛估估,每天有半天依偎在席子上。那条竹席是铺在地板上的,白天可以卷起来,晚上铺开,一家人都睡得下。早晚擦洗,肌肤相亲,日夜厮守。那条竹席触感润泽,明显出自民间工匠之手,竹片薄而韧,又在高频使用和精心保养之下变得油光锃亮。

等父母下班回家时——等待的重点是父亲从单位食堂打来的一热水瓶自制冰汽水。我洗完澡,姐姐煮上饭,我们把收进来的衣服叠好后就无事可做了,往往就躺在席子上望望木窗框外的天空。如果是现在的我,大概会念叨小林一茶的俳句,“炎夏三伏天的云,一下子变成鬼,一下子变成佛。”但真实的回忆总是憨嗒嗒的,说的无非是这团云像狗,那团像龙。

没有空调的夏天好像也没有太难熬。皮肤感受到真实的气温,汗都不是虚的,灌溉了来自遥远山林、手工编织的竹席。作为物件,它在很多层面上体认了人类身体的温度、湿度、密度以及生活的质感、生命的时间、工艺的精巧,甚至比很多人类的感知更周密。作为物件,当它的使用功能消失在记忆里之后,它才能拥有精神性的存在,成为象征物。

象征了已然消逝的存在。一个小家庭的回忆。一个时代的普遍特征。用当下的语汇来说,那张竹席就是我们生活的“平台”。母亲在周末裁剪布料,把的确良、丝绸或皮革平摊在席子上,照纸样用粉笔画好,吩咐我去关电扇,否则布会飘,我通常是用脚指头关电扇的,就那样懒洋洋地趴在席子上,看她用长嘴大铁剪咔嚓、咔嚓地剪出衣服的原料。父亲负责做凉面,煮好的面条放在搪瓷盆里,从公共厨房端来,搁在席子上,用长筷子挑起来,让电风扇狂吹,与此同时,我盘腿坐在席子上调拌花生酱,一边看《休和尚或小鹿纯子》,酱会调得特别均匀顺滑。吃过晚饭,还是那只搪瓷盆,装进一整只切好的西瓜,一家人围着它,坐在席子上看电视,穿的睡裙睡衣都是母亲亲手做的。

席子和电扇,构成童年夏天的核心区域。要有足够远的时空距离,才会觉得那个关系紧密的小小区域具有高浓度的道德美感。一生漫长,谁都不可能总是保持高贵,但在那个小小区域的时空里,每个人都处在生命的高光时刻,甚至是那个年代都有不可复制的美德。而今是讲求生活美学的年代,但时常让人误以为那种美感的前提是生活富足条件下的挑挑拣拣,是物质丰盛之后的快速淘汰。最畅销的席子已变成类科技产物了,材质人工合成,色彩人工调配,可机洗,可折叠,还可以七天无理由退货。我并不能知晓,现在的孩子童年里的夏天有怎样恒久的触感——能贯穿短暂的童年,并能持久地洞穿一生、精心养育出来的、那种具有美德的触感。

因陪伴喜欢开空调盖被子过夏天,我已经很久没在凉席上睡觉了。在今夏的第一个高温天,我格外想念那张童年的凉席。好笑的是,打字打得太快,想写“凉席”,系统默认跳出来的是“良心”。

艾绒被

周娇宁

每年母亲都会做艾叶被子,艾绒被很特别,它和我们常见的棉花被、蚕丝被不一样,因为它用艾叶制作成艾绒填充的。

母亲说最好用农历五月中旬的艾草,因为那时是艾叶生长将成熟的时期,其叶新鲜肥厚,叶纤维已经形成,此时采集的艾绒富有弹性,绒长而柔韧。制作艾绒被子需要很多工序,费时间,很辛苦。母亲用镰刀从地头割回一大捆一大捆艾草,挑除掉老叶,连枝带叶放在晒谷场上充分晒干后,便用手把叶子从枝干上全部薅下来,弃枝留叶。接着将艾叶放入石臼中反复捣碎,捣成细碎如棉絮状,再仔细筛去灰尘、粗梗和杂质,这样才得到洁净柔软的艾绒。

做一床艾绒被所需的艾绒往往要母亲重复好几次捣春、筛拣。当艾绒准备好以后,母亲裁布,铺丝绵,撒艾绒,穿针,跪下来密密缝线,踩缝纫机细细锁边……经过母亲这些细致的工序后,怎么睡被子里的艾绒都不会乱跑了。

母亲说,艾绒被子具有通经活络、散寒止痛等养生保健作用,所以她总是不辞辛苦地制作,只为了让我们能用上散发着淡淡艾草香的“温暖牌”艾绒被子。

我居楼上,窗外无绿,时常空茫。一次突发奇想,在阳台外下层的屋顶上放一木盆,植木一株,不久枝长叶茂,绿意盈窗,与屋内草木内外相应,生气盎然。是也。

然而,我人太随性,事情又多,常常忘了窗外还有一株小树,忘了浇水,有一段时间荒芜了太久,致使小木枯萎死去,这使我颇为惋惜,并发誓不在窗外再种任何植物,免得再犯下这种叫人家“为我而生、因我而死”的罪过。

转年一日伏案工作,忽见窗外一枝新绿向我招摇,开窗一看,那木盆里竟

最初吃下水豆豉,是在贵州的朋友家。和黑乎乎的豆豉不同,轻发酵的豆粒有着类似泡椒的风味,拌在烫过的蓬蒿菜里,咸酸爽口。后来便经常网购这东西,配粥,做凉菜,炒饭。

蛋炒饭在起锅前加一勺水豆豉,可谓“添加了灵魂”。不过要注意,水豆豉自带咸味,炒时需酌情减盐。

偶然发现写东西的某个朋友开始做网店卖吃的,循迹张望。他在湖南,店里多是当地特产。有一款腊八豆,看着和水豆豉很像。在网上搜索做法,两者都经过发酵,加辣椒、加酒。那么也许是一样的?于是兴冲冲地买了。

腊八豆和水豆豉吃起来却又不同,也可能是各家的做法相异导致。总之,收到的腊八豆加了大量的蒜末,还浸泡了油,大概和云南的油腐乳一样,为了能保



光影 (插画) 慢慢

飞来树

冯骥才

然自己生出一株小树来,哪来的树?经人说方知,此树是随风飞来的榆树种子——榆钱儿落入木盆,这年雨水多,便发芽生根,长出树来。楼顶生树,不亦奇迹?我好欢喜。

不过,我改不了天生的随性,再加上那些年忙于文化抢救,人多在外边,少在书斋,有时多日不浇水,发现树叶蔫了,才赶快把一盆水倒下去。这样——时而大水漫灌,时

而滴水难求;小树时兴时衰,居然一直活着,并愈来愈高。榆树的生命竟这般顽强!如果再高再大怎么办?

一天,我想出一个好办法,请人协助,把它搬到了我的学院,摘一块风水好地,面南朝阳,倚石傍水,栽上了。谁想它在这儿得风得水,活得舒服,不过几年,干粗如腿,身高三丈,渐成大树,亦学院一景也。

人问它的称呼,我想起它的身世——因风飞来的一个榆钱儿,便笑道:“叫它飞来树吧。”

何处飞来?居然来自我的书房。

夏天的腌物

默音

存更久。

蒜末儿浓重、咸度也高的腊八豆似乎不适合配粥,试着用来炒菜,意外地好。夏天市场常见的芹菜或空心菜,原本就可用辣椒和蒜提香,下一勺腊八豆同炒,只需最后加薄盐就好。腌制过的豆类晕染出饱满的香气,格外开胃。

有朋友自制泡菜,日式浅渍、四川泡菜、西式泡菜。我通常蹭吃,只尝试过做浅渍。白菜洗干净撕碎,撒盐,挤一点柠檬汁,包保鲜膜,上面用重物压了放冰箱,几个小时即成。不过这种做法类似“洗澡泡菜”,让人总有点担心农药残余什么的。

上海的菜场能买到的咸菜是苏浙路数,腌雪里蕻、酱瓜。炒毛豆虽不错,却少了那份酸。不觉怀念小时候在云南,家家户户有腌菜坛。常见的腌菜有两种:水腌菜用时短,有几分泡菜的意思,一般用来炒肉;另一种耗时长的,用云南特有的苦菜抹了盐,挂到半干,揉上盐、糖、酒和辣椒,这才进坛。经过风干然后发酵,苦菜的苦消失了,成品咸酸泛甜,越嚼越香。去同学家玩,经常从腌菜坛偷腌菜,长长一条拉出来,一点点撕着吃,回味无穷,胜过现在各种包装零食。

国内的日料店配的腌菜是流水线出品,口味刻板。在日本旅行时,有些店家会端出自家做的腌菜,一吃便知不同。尤其是用米糠腌的萝卜黄瓜,轻微的发酵感带来的适度酸爽,让人想起云南腌菜和水豆豉。说起来,纳豆也是发酵食品,我有个热爱水豆豉的朋友却坚决不碰,说黏黏的不喜欢。有一次我点了一份夏日荞麦面,装在铁钵里的冷面上有三色浇头,分别是纳豆、秋葵和滑菇,可谓三倍的黏滑,朋友对其露出嫌弃的表情。其实荞麦冷面非常好吃,若有合适的腌物拌在其中,会更好。

赛珍珠笔下的中国,一脸风霜,两袖斜阳,眼神中尽是无字的故事。我读她的书不多,连她得普利策奖的成名作《大地》,也只是隐约看了个大概。赛珍珠1892年在美国出生,3个月大就跟着双亲来到中国,前后在中国住了38年,1973年81岁去世,葬在自己家的花园里,墓碑上刻了“赛珍珠”三个中国字。

很多中国人知道赛珍珠大多是通过一部电影《庭院里的女人》。这部电影改编自赛珍珠的小说《群芳亭》。电影的制片人和主演是上世纪80年代红极一时的旅美大明星罗燕,导演是拍过《滚滚红尘》《似水流年》的严浩。有意思的是,这是赛珍珠的小说第一次用中国演员在中国拍摄。以前好莱坞拍摄赛珍珠的小说,都用外国明星演中国人,赛珍珠极力要求请中国人或者亚洲人演,但电影公司坚决不同意,说美国观众不会接受。比如1937年在美国上映的电影《大地》,导演是美国人,演员是中国人,说着英语,还是在美国拍摄,讲的却是中国故事。更不可思议的是,当年这部电影还获得了5项奥斯卡奖提名。

作家董桥说读赛珍珠的小说总觉得像在国外吃唐人街的中国饭,有色无香,全凭茶盅碗碟的龙凤花纹添气氛,但她的个人情操贯穿出她作品的爱心,凭此,赛珍珠的文学使命才真正画出了冷肠热腹的血泪长卷。我想这一切或许与赛珍珠早年在中国短暂的求学时光有关。在上海,她第一次拿起了文学的笔。

昆山路是一条悄然隐伏在虹口区南部冷僻不起眼的东西向马路,东起吴淞路,西至四川北路,长约400米,辟筑于1882年。早年间,昆山路上有一所被略带夸张地称之为“亚洲最好的”朱厄尔女校。朱厄尔便是这所学校的校长。1909年初秋的一天,一位瘦弱腴腴的美国女孩来到了女校。女孩十六七岁年纪,由她的母亲陪伴着来报名入学。这个女孩就是赛珍珠。根据朱厄尔校长的安排,赛珍珠课余得去做志愿者。在收容中国各地因受虐而逃到上海的女仆的“希望门”,在收容外国女子的济贫院,赛珍珠说她看到了“人生”。

赛珍珠晚年回忆起朱厄尔女校,“我在朱厄尔小姐的学校里了解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……我下决心要从精神上以恶治恶了,每当我看到邪恶和残酷的事情发生时,我就要全力打抱不平,帮助弱者,这成了我终生的行为准则。”在朱厄尔女校,赛珍珠开始学着写诗、写小说。1909年的《上海信使》杂志上,发表过赛珍珠一首很长的诗。《上海信使》每月举行儿童写作竞赛,赛珍珠几乎每次都能获胜。

1910年2月,赛珍珠离开朱厄尔女校回镇江家中过春节,之后她去美国读大学,读完后再次回到中国,又经历了结婚、生子、在大学教书,几乎很少与上海交集。但我想上海毕竟是赛珍珠文学的起点,应该会留在她心里吧。

二十世纪上半叶是赛珍珠的流金岁月。去世后,她的声誉不减,作品热卖不衰。我手里有一本她的小说《中国飞行》,1945年初版,灰色虎皮花纸精装的封面贴上一方白底黑字的书名,扉页内有赛珍珠的亲笔签名,清清楚楚,那样真切。赛珍珠的签名本自然价格不菲,犹豫间还是拥有了一部,一半是为了她借中国故事映照世人的慈悲,一半是为了她和上海这座城市短短半年的渊源。

感动

崔桦

今天下班骑车正好健身,一路蓝牙耳机音乐断断续续,我还以为电量不足,到一个红灯,没声音了。

我停下来在包里找手机,后面一个大汉问我:“姑娘,手机不见了吧?”他边说话边奇迹般掏出我的黑手机:“你颠飞了!还骑那么快,我们追了你一路!”他身后的大妈还抱着很大的电饭煲盒子,对我说:“是啊,我们叫了一路,你都不回头,太不小心了,啊呀,我们本来不走这条路的……”说话间,绿灯一亮,伊拉就调头走了。我好感动啊,想想后怕,又一想,好人真多!

十日谈

党建战“疫” 明请看上
海疾控人员在武汉做“流调”。

责编:郭影



赛珍珠在昆山路学校里拿起了笔

沈琦华